



她靠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,为河北梆子这只摇摇欲坠的小船撑起了前行的风帆。

人们知道齐花旦多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上世纪70年代末时,古装戏刚刚开放,她主演的电影《宝莲灯》在全国上映,引起巨大轰动。齐花旦的名字也随着戏中“三圣母”的形象再次传遍祖国大地。我们一帮农村青年追随电影放映员跑遍周围十里八乡,《宝莲灯》看了一遍又一遍,每看一遍就像吃了仙桃盛宴般兴奋不已,做梦都是“三圣母”把几丈长的红绸舞得如天女散花般的景象。

尽管我对屏幕上的“三圣母”仰慕已久,但与生活中的齐花旦近距离接触却是在1995年。当时我任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所长,他们老两口想找个年轻人给基层剧团写剧本,一位老编剧推荐了我。于是,我有机会走进她的家门,在此后20多年的交往中,对齐花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,齐花旦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庞家佐村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。为了生存,不满12岁就跟随二姐到保定印花厂当童工。她聪明漂亮,喜欢唱歌,谁说她唱歌她都唱,不管多高的调门都能挑起来。印花厂厂长是个京剧票友,以独具的慧眼看出了这个小姑娘潜在的艺术天赋,正逢培养新剧团到保定招收演员,厂长说带我去试试,这一试竟然被录取了。

齐花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一批戏曲学员,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军区新型文艺团体中唯一的女学员。剧社领导讲话时说: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剧社,是要培养人民的艺术家,学戏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要是没有过硬的本领,不能让人民满意,剧社就没有存在的价值!”

齐花旦记住了领导的话,她想做人民满意的好演员,唱人民满意的好戏。为了这个目标,她练功从来不怕吃苦,而且悟性极高。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小女孩,生活上热心照顾她,艺术上都愿教她真功夫。齐花旦享受到了艺术大家庭的温暖,觉得只有努力练功,才能对得起老师们的关心。后来培养新剧团改建为河北实验剧院,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三个剧种同台演出。

1951年,当年的河北省文化局为了代表河北省剧的河北梆子独立成长,责成剧院把河北梆子分出去独立成团,齐花旦被安排到新建的河北梆子剧团。

这个团白手起家,一切靠自力更生。虽然演出有些收益,但阵容薄弱,演员队伍老化且青黄不接,剧目不能更新,发展前景堪忧,成立不到一年决定解散。剧团的老人们一致认为,河北梆子是河北最具代表性的剧种,只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明,才能保住河北梆子剧团,更好地发展这个剧种。可让谁来挑这副重担呢?在决定剧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老师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齐花旦。她成了剧团的重点培养对象,领导专门为她配备了生活老师和艺术老师。齐花旦并不知道,此时她已肩负起一个剧团兴衰的使命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,齐花旦靠扎实的基本功,很快掌握了表演技巧,第一次主演新编历史剧《相思树》就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“河北梆子有救了!”剧团群情振奋,大家看到了这个剧种的前途和希望,又紧锣密鼓地创排了《婉香与紫燕》《扫穴犁庭》两出新编历史剧,齐花旦都参与演出。

一年之中连排三出大戏,对成年人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,年仅14岁的齐花旦却创造了这个奇迹。几出新戏同时上演,剧团顿时焕发了青春活力,在省会连续演出两个月,场场座无虚席,只要齐花旦一上场,全场掌声雷动,散戏后观众不走,纷纷挤到后台,想一睹这个姑娘的芳容。名声一传出,各地来邀请剧团演出的络绎不绝。

当年,剧团全年演出在400场以上。每天演出两场戏,每场四个小时,休息时间还要练三遍功,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子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量,可齐花旦从不叫苦。她靠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,为河北梆子这只摇摇欲坠的小船撑起了前行的风帆。剧团演出引起的巨大轰动,让河北省文化部门的领导很惊喜,不仅收回了解散剧团的成命,而且决定把这个剧团改为国营河北梆子剧团。

“一个小孩子救活了一个剧种!”这种说法在冀中大地风靡一时。齐花旦却从不居功自傲,每逢谈起此事,她总是谦虚地说:“我那时就是个孩子,什么都不懂,如果没有老师们众星捧月般给我当配角,没有乐队、后勤的师傅们默默无闻做奉献,哪有我在舞台上的风光?我只有做个让人满意的好演员,才能对得起老师们的培养。”



2014年齐花旦从艺65周年师徒大型戏曲演唱会上,师徒三代饰演《宝莲灯》中的三圣母。

齐花旦:一生执着为戏痴



离休后的齐花旦。



上世纪50年代的齐花旦。

86岁的齐花旦走了!在我心中,她永远是舞台上年轻美丽的样子。

2019年,我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《人民的艺术家:齐花旦与河北梆子》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图书在惠民书市与读者见面。出版社做宣传片时想让齐花旦老师录一段视频,她竟然像小女孩一般向我求救:“你跟他们说说,能不能不录视频啊?我这满脸褶子对不住观众了!”一生追求完美的齐花旦,总愿意把最美的形象展现给她最爱的观众。

2021年10月,齐花旦发给我一张手里捧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照片。我向她表示祝贺,她谦虚地说:“当年随团赴朝鲜慰问演出时我还是个孩子,现在老了,不能为社会做贡献,得到国家这么高的荣誉,我很惭愧!好在小彭(彭蕙蕻)她们几个徒弟很有出息,培养的学生在剧团也挑大梁了。”



1954年《拾玉镯》剧照与生活照。

戏曲无论怎么改革创新,最终目的是要让观众满意,这是齐花旦一直坚守的理念。

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河北梆子“非遗”传承人,齐花旦在艺术上从不抱残守缺、故步自封。她始终认为,创新是更好的传承,尤其是戏曲艺术,只有在传承中不断创新,排出满足新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好剧目,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

齐花旦离休后策划拍摄的6部戏曲电视剧,其中《蝴蝶杯》《孔雀岭》《绣襦记》三部作品都是我编写的剧本。

舞台版河北梆子《蝴蝶杯》是齐花旦的看家戏,也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剧目。她认为,随着时代的发展,有些情节已不适合观众的口味,如果不改革创新,很难传承下去。她鼓励我对这个剧本进行改编,我觉得这是很冒险的事,开始有些犹豫,但齐花旦的创新精神让我感动。在他们老两口的支持下,我把原舞台版《蝴蝶杯》改编为舞台版《新蝴蝶杯》。2002年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排演,2003年参加河北省第六届戏剧节,获优秀编剧本奖。为扩大剧目影响,齐花旦又让我把舞台剧改编成河北梆子戏曲电视剧。她四处奔波筹措资金,亲临现场指导拍摄,五集戏曲电视剧《蝴蝶杯》终于拍摄完成,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间多次播放,并获得河北省第八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《孔雀岭》是一部现代戏,由石家庄市丝弦乐团排演。改编成河北梆子戏曲电视剧时,齐花旦坚持根据剧情和人物心理,把河北梆子高亢的唱腔融入民歌元素,使之柔美动听,好听好记。这部戏曲电视剧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播出,受到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,并获得全国电视剧展播奖、中国戏剧文学剧本奖。

戏曲无论怎么改革创新,最终目的是要让观众满意,这是齐花旦一直坚守的理念。

《曲江情》是根据元杂剧《绣襦记》改编的一出古装戏,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排演后,从北方演到南方,深受观众喜爱,剧目获河北省第七届文艺振兴奖,剧本获河北省第五届戏剧节优秀编剧本奖、中国戏剧文学奖。齐花旦觉得这个戏行当齐全,是个能培养演员的好剧目,也经受了市场的检验,想推荐给保定河北梆子二团排演。只是剧团日子不好过,给了我剧本费。我说:“齐老师,我不要剧本费,只想跟您一起为河北梆子传承做奉献!”齐花旦高兴地抱住我:“还是你最理解我!”保定河北梆子二团排演这出戏后,获得保定市戏剧节一等奖。齐花旦却认为,获奖不是终极目标,让观众满意才是最最终的。

为检验剧目的演出效果,烈日炎炎的盛夏,齐花旦带着小马扎坐公交车去郊区,看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演出,坐在席棚下蒸笼般的剧场,她看得那么投入。寒风刺骨的冬夜,我们打出出租车到鹿泉农村的露天剧场看保定河北梆子二团演出,军大衣裹在身上仍冻得手脚麻木。齐花旦坐在观众席上,俨然一丝不苟的评委。当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时,她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每次看完戏,她都要到后台给演员们以鼓励,之后把演出中的不足逐一提出来,并现场做示范,一句台词,一个动作都不含糊。她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,对观众负责的态度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工匠精神,也理解了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,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”这句话的含义。

齐花旦在家庭中柔情似水,是典型的贤妻良母;在艺术上执着坚定,似响当当一粒铜豌豆;在学生面前是良师益友,严肃认真一丝不苟;在观众面前谦恭随和,像勤奋好学的小学生。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赴朝鲜慰问演出受到贺龙元帅赞扬,60年代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演出受到亲切接见,70年代因《宝莲灯》红遍全国,80年代靠精湛艺术受到无数观众追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,做人低调,做事执着。我被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,萌生了为她写本书的念头。

谁知,这想法一提出就被齐老师婉言拒绝了。她说:“我过去是个小演员,是新中国给了我艺术生命,现在离休了,只能算是个文艺老兵。我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,也没啥可写的。戏曲是综合艺术,要是没有众人默默无闻地当绿叶,我就算是红花也夺夺目。我只想在有生之年,多培养一些学生,让河北梆子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。”

齐老师谦虚的为人让人发自内心地敬佩,更坚定了我为她写本书的信心。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,我的长篇纪实文学《齐花旦传》出版,时任《大舞台》主编的冯铨老师看后评价:“小荷尖尖早成名,拾玉镯时正年轻。六月风雪扮嫦娥,一腔血泪洒白练!藏身情定蝴蝶杯,洞房花烛识真情。思凡下界三圣母,剧坛闪亮宝莲灯!演艺春秋五十载,献身艺园情更浓。”这是对齐花旦老师从艺50周年最好的总结。

“艺术永无止境,只要人民需要我,我愿为人民终身。”

从童工到人民艺术家,齐花旦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一路走来,内心充满无限感恩和感激,她把这种感恩之情回报给社会,把这种感激之情回馈给人民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她在舞台上演出剧目近百部,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。她常说,一花独放不是春,孤树难成林。青年是祖国的未来,也是一个剧种永葆青春和希望,戏曲事业的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青年人才,只有把大批青年演员培养起来,文艺事业才能后继有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,齐花旦在戏曲舞台正红红火火的时候,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剧目手把手教给青年演员。有人提醒她:“你还没有离休,就把戏教给青年人,不怕他们抢了你的舞台?”齐花旦回答:“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,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的,我教给年轻人理所应当。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过我,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,戏曲事业才能兴旺发达。”

“艺术永无止境,只要人民需要我,我愿为人民终身。”这是齐花旦写在日记本上的话,也是她多年坚持做的。离休后离开戏曲舞台的她,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培养青年人才上,尤其注重对基层青年人才的培养。在她看来,基层剧团常年活跃在人民群众之中,就像扎根在泥土的小树,多得到一些阳光雨露,就能成长更快一些,他们长真本事了,才能让基层观众看上更好的戏。

这些年,正式拜齐花旦为师的弟子有40多人,慕名上门求教的学生足有几百人,她主动到基层剧团和校园义务辅导的戏曲爱好者不计其数,可谓桃李满园,硕果累累。

彭蕙蕻是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才拜齐花旦为师的,对这个声名显赫的弟子,齐花旦并没有另眼看待,彭蕙蕻每次上门找师父说戏,她像对待别的演员一样严格要求,一招一式都不放过。她说:“小彭获奖之后不为名声所累拜我为师,说明她对艺术的追求是执着的、真诚的。对这样的学生要是只说恭维话不传真话,就是对河北梆子事业不负责任!”

在艺术上,齐花旦是严师;在生活上,她则更像慈母。

李玉梅是齐花旦给保定河北梆子剧团拍《窦娥冤》时收下的徒弟,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。说到师父的为人,李玉梅举了一个例子,“拍戏曲电视剧《窦娥冤》那些日子,师父真成了我的‘保姆’。我每天晚上回到宿舍,累得连卸妆都不想,就趴到床上睡。师父给我打来温水让我洗脸,说不洗脸不解乏,扶我起来洗,洗了脸又打来热水让我泡脚,说滚烫脚血液循环快,睡觉舒坦,养足了精神明天好接着拍戏。我烫了脚师父还要给我洗袜子,我实在不好意思,就把袜子藏到床铺底下。这部片子拍了83天,师父为我忙前忙后,修改妆面,整理时间,教我唱腔,陪我练动作。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,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对艺术的严谨态度,也感受到了慈母般的爱。”

毕和心、王俊茹、王俊菊等齐花旦的弟子都是国家一级演员,谈起师父对她们培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:“师父经常教育我们,唱戏要唱感情,不要唱流派。演戏要演人物,不要演行当。心里装着观众,不要装着自己。只有情系人民,才能做到德艺双馨。”

谢敏是齐花旦弟子中唯一的男士,也是一名公安干警。他说:“我是河北梆子戏迷,早就想拜齐花旦为师,又担心高攀不上,2000年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想法,没想到,齐老师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她说从我身上看到一名戏迷对河北梆子的热爱,教会一名票友,更有益于河北梆子的普及和发展。这些年,师父为我付出不少心血,在有些人看来,为一个戏迷操心费力不值得,在师父心里,只要喜欢河北梆子的人,她都要一丝不苛去教。”

“作神仙不过是寂寞清静,怎比得人间幸福万千。我欲乘风去,置身在人间,扶济众生困,神灯保平安……”齐花旦扮演的“三圣母”圆润甜美,此时已成千古绝唱。齐花旦和她的戏曲时代,已永远载入河北梆子的历史,流传不息,温润心灵。

对电视剧“注水”现象说不

□孔德琪

一集40分钟的电视剧,片头片尾长达3分钟,前情提要和下集预告占掉2分钟,前后集重复内容3分钟,一顿“操作”下来,正片时长被压缩近10分钟。一段时间以来,剧情不够、注水来凑等问题,严重影响了受众的视听观感。4月1日,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《电视剧母版制作规范》(简称《规范》)正式实施,作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推荐性行业标准,对于电视剧的“注水”行为作出了限制。(4月1日《今晚报》)

为了实现播放周期最大化,获得更多广告和流量收益,一些电视剧不惜以牺牲质量为代价,想方设法“注水”,让播出平台和广大观众叫苦不迭。2020年初,国家广电总局下发文件,明确反对这一乱象,提倡电视剧不超过40集,鼓励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,让平均集数一降再降。但集数下降并不意味着“注水剧”彻底消失。

此次《规范》对电视剧正片、片头片尾以及“前情回顾”“下集预告”等时长进行了规范,精准到了“分分秒秒”,明确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;每集电视剧片头与上集结尾重复不超过30秒;“前情回顾”和“下集预告”时长原则上均不超过30秒,有利于压缩制作“偷工减料”的空间,挤掉剧集时长的“水分”,重构内容为王的行业生态,让观众一个全程高能观看体验。

事实上,除了附加内容时长,放慢正片节奏、增加配角戏份、堆积无意义的镜头,也是常见的注水方式。这些相对更“隐蔽”,也超出了行政干预的范畴。这也决定了,对付“注水剧”,行业整治是一方面,观众抵制也不可或缺。随着影视市场的日益成熟,观众也不断成熟,作品口碑逐渐成为制约剧的重要考量。而对“注水”的抵制,他们会自动“用脚投票”。

在这方面,一些国家边拍边播的模式颇有借鉴意义。制片公司先拍一两集“试播”,再根据观众反响,决定接下来的剧集数量以及是否加拍续集,给予观众适当的话语权。更重要的是,该模式减少了劣质剧本的游戏规则,能够让良心好剧脱颖而出,让“注水”烂剧全盘皆输。当“注水”无利可图时,制作者自然清楚内容质量的尺度在哪里,明白走精品化路线的必要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部分品质不错的剧也出现了注水现象——本身素材只够20集,却要硬生生剪出40集。这与国产剧传统销售模式有关。尽管压缩了总集数,绝大多数剧目仍是简单按集计价,制作公司不不管是为了覆盖成本,还是利益最大化,都倾向于将紧张的情节打散,通过“注水”以扩充集数。

这也要求影视行业重新树立高质量价值取向,一方面将更多精力投放到挑选剧本、精益求精上,坚信制作足够精良、情节足够动人,集数再多也不为过;另一方面强化“开源节流”,构建标准化、专业化的生产体系,运用5G、AI等技术拆解剧本,明确主演、特约戏份、戏量,工作进度以及所需时间,严控制作、采购成本,减少各环节不必要的成本浪费,倒逼工作人员凭专业能力上岗,真正投入到影视创作里,创造出更符合观众预期,更具品质的内容作品。

倘若说一部电视剧被观众追捧,是对创作者最大的褒奖,那么,让“注水剧”销声匿迹,就是对观众最好的尊重。

世说新语



电邮:t36@tom.com
hbrbwzhk@163.com

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